



“小说应该是生机盎然的”

——访作家徐怀中

□本报记者 丛子钰



2018年,年届九旬的军旅作家徐怀中推出了长篇新作《牵风记》,作品首发于《人民文学》,此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牵风记》的腹稿出现在徐怀中的脑海里是1962年,这个关于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故事一部分来自于作者的亲身经历。1947年,国民党军队对延安和山东展开重点进攻,统帅部决定刘邓野战军从中央突破直插大别山区,威逼国民党军队回撤。这是解放战争中最富有华彩的一章,那时候徐怀中在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做美术组长,跟着野战军到了大别山。“然后把我们这些文艺团体全部分散下去做地方工作,这叫做‘麻雀满天飞’,我被分到一个乡里做武工队队长,直到1948年秋天,当地的政权初步建立起来,我们这些文艺团体才收回来。”

“我决心回到小说创作规律上来”

当年徐怀中刚满18岁,挺进大别山的经历让他从年轻人转变为一名成熟的军人。在这个念头的催动下,他很早就想写一本书,把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过程记录下来。“1962年我请假出来,住在山西八大处,那时候作家协会给作家写作的地方是一座庙,叫秘魔崖。我在那儿住了将近一年,其间没回过家,想尽快把小说完成。”1962年,徐怀中被分配到一个反空降部队担任前线报道工作,回到北京后因为各种外界原因,这个创作计划就搁置下来。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他的写作观念也经历了解冻的过程。他说:“过去的口号化、概念化的方法对我的影响很深,随着思想解放运动,我彻底清理了这些思想。稿子被搁置,我一开始觉得很可惜,毕竟费了很大力气,后来就想开了,再写的时候已经跟那时候的设想完全不同了。”

徐怀中谈到,战争结束几十年后重新叙述时,在思想上已经有了本质性的转变,他要彻底回到文学创作自身固有的规律上来,就好像一条河,干涸了,断流了,只有回到三江源头去找到活命之水。“我决心回到小说创作规律上来,跟过去那种概念化、政治化的方法划清界限。有人说,写小说当然要按照写小说的规律,但是在我这一代人身上,这个观念就像是曲水流觞一样,只能在规定的河道里流淌,多少年才找到了出口。”1962年的《牵风记》初稿是正面反映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而之后的版本则改为主要表现三个人物,突出典型,其他一切都选择从略。在这部作品里,不仅整个战争成了背景,甚至连刘伯承将军的名字也被隐去,用“一号”代替。

文学作品应渗透着自然审美的意识

在徐怀中眼中,《牵风记》一共有三种含义。首先,“牵

风”牵的是战略进攻之风,因为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是他所在的二野全体战士的骄傲。二是虽然后来不再正面写战略行动,而只是化作淡淡的战争背景,但他还是把这个题目留下来。最后,《牵风记》还隐含着牵“国风”之风的含义。《毛诗序》开篇即写道:“《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牵风记》虽然写的是战争,却以齐竞和汪可逾的爱情作为主线,寓历史之风于情感变化之中。

退休后,徐怀中读了一些自然哲学的书籍,生发出关于人类社会要向何处去的思考。在他看来,科学要无止境地向前走,但是人类要想生存下去,精神境界应该是向后的,应该返回到世界的本原。“未来就在于返回。对个人而言,人类应该满足恬淡的生活,而不是更多的物质。”徐怀中谈到,读《诗经》的时候,会感慨那时民风淳朴。经常思考这些问题,会不自觉地带到小说里,将这种哲理性的要求自然地融入到创作过程中。

体现在创作《牵风记》的过程中,就是作者在美学态度上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这部小说是他在观念转变后回到艺术自身规律和美感的一次探索,用战争的残酷来凸显出人性的美好与浪漫,“将聚光灯投向个体,而不是群像”;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创作手法上,他要求去除不必要的修饰,“我觉得审美直觉是先天的,人都有追求美、感受美的能力,对事物的每次观察都会有和谐或不和谐的感觉。文学作品中

应该是渗透着审美的意识,成为一种自然的色调,是单纯的,不附加任何复杂因素的。”

在小说中,徐怀中借汪可逾之口多次谈到了对古琴“空弦音”的喜爱,这是他老年后增添的爱好,缘起则是老伴于增湘女士。在陪老伴学古琴的过程中,他也旁听了许多次课,还专门阅读了一些古琴理论的书籍。“古人说任何事物都是在改变的,只有声音不会改变。古琴保留的是几千年前的声音,汪可逾就希望能够听到最初的中国古代第一个琴的第一个音。听古琴的感觉跟我这篇小说的想法是很契合的。就像空弦音是从古琴的那头到这头,中间没有隔的,是无限远。今天很少有文字能做到像古琴那样,用一个单音就产生丰富的余韵,让读者听不完、享受不够。”在这方面,徐怀中表示仍然崇拜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人》,用短短9万字就写尽了人性之美对战争力量的超越。“我觉得多少作家几百万字的长篇巨制都不能望其项背,我也要求自己的作品要精粹,但是还做不到。”

《牵风记》中的那些人

除了挺进大别山的行动外,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赴越南采访的素材也被融合到了《牵风记》的创作里,比如汪可逾和曹水儿躲在地道里的情节就跟这段经历有关。当时作者作为中国作家记者代表团的领队,从金边入境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总部,战地采访4个多月,在美军B52飞机的地毯式轰炸下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任务。“美军的扫荡比我在抗日战争中间经历的日本人的扫荡要厉害得多,我钻到地道里,呼吸不过来,觉得简直要死了。”徐怀中当时采访过一个越南共产党员,美军和南越伪政权修了一个战略村,把老百姓集中在铁丝网和碉堡群里,想派人进去做思想工作非常困难,这个年轻党员就找了一个汽油桶埋在地下,在桶盖上铺了杂草和土做伪装,白天躲在桶里,晚上才能潜入村里做群众工作。

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转折就是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发生的。《牵风记》中主要塑造了三个人,一匹马的形象,三个人分别是齐竞、汪可逾和曹水儿,马是齐竞的坐骑“滩枣”,徐怀中分别讲述了这几个形象的典型性。

“齐竞这个人不是一开始就设想得这么完整。他的形象是在写的过程中越来越鲜明起来。齐竞毫无疑问是位值得人们赞扬的指挥员,没有这么一批军事指挥员,你很难想象人民解放军能够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大军。齐竞是非常强势的,从来不担任副职,但并不是他自己争取,而是客观上形成了这样的现实。他的能力一经展示,就必然得到超级别的使用。这种精英知识分子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是因为他本性就具有竞争的意识,先天就有很强烈的攻略防御意识,在他灵魂深处则演化成了占有欲。人都是复杂的,他要笼罩别人,这就是他人性的另一面。”

(下转第3版)

好的文学永远拥有直指人心的力量

□铁凝

这段时间,身边许多朋友都在谈论《朗读者》。他们中有些是文学界的同行,但大多数从事的工作与文学并无直接关联。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甚至罕有交集的身份,然而当谈论《朗读者》、谈论节目里那些经典篇章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流露着相同的情感,那就是温柔与感动。我愿意相信,在这一刻,我与他们共享着同一个幸福的身份,那就是文学的阅读者、人类心灵的倾听者。

我同时注意到,由《朗读者》而起的诵读文学经典的热潮,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媒体传播和好友热议的层面,它已经渗入了广大的人群,成为生活场景:许多城市都设置了“朗读亭”,每一个经过的人都可以走入其中,朗读自己喜爱的篇章并进行录制,他们的声音和形象将有可能出现在《朗读者》节目的正片之中。许多城市的“朗读亭”外都排起了长队,听说有读者为了录制3分钟的视频,在亭外耐心等待了足足9个小时。

《朗读者》已经成了一道醒目的文化风景、一种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它向我们证明,诚挚、深沉、优美、健康的内容,在今天依然能够获得普遍的关注,好的文学永远拥有直指人心的伟大力量。常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匆忙浮躁的时代,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平庸而匮乏。对于这样的观点,我只能部分地认同。当下的生活固然匆忙,很多时候,我们也正面临着浮躁的问题;但即使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同自己内心相处的时间相对有限,人们依然会本能地渴望着纯粹、辽阔、有质量的精神生活。近年来,以《朗读者》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文化类节目广受欢迎,正是因为他们引导人们放慢生命节奏,倾听内心的声音,顺应和满足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望。

《朗读者》中出现的文本,很多是经过漫长时间检验的名篇佳作;即使是出于今人之手的篇章,此前也多已在读者间广为流传。它们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当得起“经典”二字。何为经典?答案可

能有很多,但我想最直接的一条,就是它们拥有温暖而强劲的力量,能够长久不衰地体贴灵魂、拨动心弦,触碰到我们情感深处最柔软最深刻部位。这种力量,并不会因时间流逝和年代更迭而减弱。《朗读者》里的许多篇章,都是我早年间的挚爱;那些熟悉的文字,关乎爱与恨、喜与悲、生与死、豪情与希望,曾经深刻地启示了、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今天的年轻读者依然会为之鼓舞、感动;其中有许多句子,我至今能够脱口背诵,它们在新一代读者心中同样激起了深沉的回响。好的文学就是这样,它能够跨越年龄和代际的鸿沟,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在情感体验和文化记忆的代代传承之中,把种种高贵和美好的品质传递给无尽的后来人。

朗读,就是朗声诵读,是倾听自己的声音,也是倾听他人的声音。通过口的诵读与耳的倾听,汉语和它内在的气质、精神,以焕然一新的方式进入了我们的心灵。古老而常新的汉语,具有抑扬顿挫的独特韵律,这韵律不仅是美的,而且包含着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我们共同的情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朗读者》使阅读成了认同的过程,一个人在朗读中寻求更为广大的联系通过这美好的母语,我们不仅彼此看见,我们还得以彼此听见,我们得以完成彼此身份的响亮确证,由此结成血脉相连、情感相通的共同体。

现在,《朗读者》里的故事和诵读篇目已被整理成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将有更多的读者阅读和朗读这些作品,从中感受真善美的力量,感受文学的力量。同时,这一切也是对包括我在内的写作者的提醒:一个人内心的声音在广大的人群中持久回响,这是世上最美好的事,这更是一份严肃庄重的责任。我们会更深刻地记住这份提醒,认真地写下去,把心交给读者,把更多的好作品献给我们的人民。

(本文为《朗读者》序)

黄坤明在全国“扫黄打非”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营造良好思想文化环境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1月17日,第三十二次全国“扫黄打非”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敢于担当、敢于斗争,推动“扫黄打非”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良好思想文化环境。

黄坤明指出,“扫黄打非”工作全面开展30年来,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要深入总结经验,科学把握形势,增强新时代实现新作为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扎实

深入开展专项行动和整治,集中力量治理网上涉黄涉非突出问题,依法打击各种非法有害出版物及信息,及时扫除各类文化垃圾。

黄坤明强调,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综合治理体系,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强大合力。“扫黄打非”战线要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切实提高政治把关能力、综合协调能力、技术运用能力、依法行政能力,推动“扫黄打非”工作不断强起来。

会议表彰了2018年全国“扫黄打非”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中国作协举办2019年 老同志新春联谊会

本报讯 1月18日,2019年中国作协老同志新春联谊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吉狄马加、吴义勤,副主席高洪波,离退休老领导老同志邓友梅、束沛德、谢永旺、金坚范等参加新春联谊会。

钱小芊代表中国作协和铁凝主席向老干部老同志致以新春祝福和问候,他简要介绍了过去一年中国作协的工作和今年的工作安排,对老同志们对作协工作的支持给予肯定并表示感谢,希望大家共同努力,继续为新时代文学事业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老干部老同志们为联谊会准备了精彩节目,一场小型文艺演出将联谊会推向高潮。大家握手问候,忆往昔,话家常,祥和温暖的气氛萦绕始终。活动现场还展出了老同志们绘制的扇面,画作雅致生动,体现出他们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宋 瞳)

专家研讨《会飞的九爷》

本报讯 1月16日,北京作协举行陆涛长篇小说《会飞的九爷》研讨会。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出席。贺绍俊、解玺璋、李林荣、兴安、王德领、刘大先、岳雯、丛治辰、张颐雯、杨晶等与会研讨。会议由北京作协驻会副主席王升山主持。

李敬泽说,陆涛是一个独特的小说家,他看待生活的方式以及只属于他的讲述方式,让他成为了没有“同类项”的作家。同时,他特别耐心、认真。现实题材写作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现实”和“经验”是敞口的,它一直在变,很难画上句号。《会飞的九爷》中写的那些事虽然距离今天并不遥远,但看上去基本是陈年往事。这就说明,我们所经历的那段时光,既是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民族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段时光。对于这段时光的认识、把握、想象、讲述,可能会是一个持续的主题。能把握住一个时代的气质、精神调子的作品并不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会飞的九爷》有长久的值得探讨、值得再读的价值。

《会飞的九爷》是陆涛潜心10年多易其稿的长篇,为“银城系列”的第一部,故事发生在中国大西北一个叫银城的地方,原本是小学老师的阿甘的爸爸被政府办请出来陪“北京客人”下棋,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与会专家认为,《会飞的九爷》体现了陆涛小说独特的叙述方式,贺绍俊称其为“大老爷们”的写作风格,有时率性,有时会考虑不周,有一种主观化的写实。陆涛在小说中对“时间”进行了重新构造,小说在“时间”上是“破碎”的,通过这样一种叙事,颠覆了我们对“现实”的某种认识。

(行 超)

报告文学《中国桥》翔实记述港珠澳大桥建设

本报讯(记者 王冕) 广东作家曾平标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日前由花城出版社推出,对港珠澳大桥从设计到建成的全过程进行了翔实记述。1月12日,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和广东省作协主办,花城出版社和珠海市文联承办的该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张知干及李炳锐、黄传会、李鸣生、徐剑、李朝全、梁彬、高伟、吴洪、詹秀敏、程士庆等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副主编程绍武主持。

《中国桥》描述了港珠澳大桥缘起、立项、论证、环评、施工的全过程,对这座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进行了全方位记录。为写好这部作品,作者历时5年,前往京粤港澳等多地深入采访了方案构想者、项目管理者、大桥建设者等多位亲历大桥建设的代表性人物,真实细

腻地还原了大桥的建设历程。

与会者认为,《中国桥》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发展和成就,书写了中华儿女以拼搏和奋斗共圆中国梦的时代篇章,是一曲高扬中国人民民族自豪感的时代之歌。作品内容丰富,厚重扎实,创作难度大,堪称一部关于港珠澳大桥的“百科全书”,不仅是现实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的又一重要收获,同时体现了作家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的使命担当。该书为读者架起一座建设者与新时代相通的精神桥梁,其中的很多细节令人感同身受,读者从中可以全面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的飞速发展,深入了解到超级工程建设过程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谈及创作心得,曾平标表示,自己经历了艰难的采访过程,才将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中的点滴故事汇聚成书。写作的过程也是追梦的过程,令他收获了许多感动。

“新浪好书榜·2018年度十大好书”揭晓

本报讯(记者 王冕) 1月15日,由新浪读书编辑部、专家评委与广大网友共同参与并综合评选的“新浪好书榜·2018年度十大好书”揭晓。李洱的《应物兄》、刘亮程的《捎话》、王安忆的《考工记》、班宇的《冬泳》、罗新的《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王笛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马修·德斯蒙德(美)的《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力》、任曙林的《不锈时光》、扶霞·邓洛普(英)的《鱼翅与花椒》、悉达多·穆克吉(美)的《基因传:众生之源》榜上有名。此外,经网友投票,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首部自传性作品《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和林奕含的长篇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获得本届好书榜“人气奖”作品。

2018年,不少作家都推出了自己的新作。在本年度的榜单中,文学类图书占据半壁江山,受到广泛关注。此外,历史社科类、生活类上榜作品大多聚焦现实题材,从个人视角或微观切面出发,呈现出鲜明的风格和别致的样貌。新浪微博线上投票产生的“人气奖”图书也体现了对年度热门文化话题的呼应。

从2009年创办至今,新浪好书榜已走到第10个年头。该奖项始终秉承高品质、大众化的评选标准,在数以亿计的网友与平台基础上,以精选面向大众的优质图书为宗旨,力求让更多好书走入读者视野。每年的榜单中既有业内普遍认同的好书,也注重打捞和推荐被其他榜单忽视的佳作,在读者与出版业已拥有广泛影响和良好口碑。